晉書/卷083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八十二 ◄

晉書
卷八十三 列傳第五十三

► 卷八十四

顧和 袁瑰 江逌 車胤 殷顗 王雅

顧和

顧和，字君孝，侍中衆之族子也。曾祖容，吳荊州刺史。祖相，臨海太守。和二歲喪父，總角便有清操，族叔榮雅重之，曰：「此吾家麒麟，興吾宗者，必此子也。」時宗人球亦有令聞，為州別駕，榮謂之曰：「卿速步，君孝超卿矣！」

王導為揚州，辟從事。月旦當朝，未入，停車門外。周顗遇之，和方擇虱，夷然不動。顗既過，顧指和心曰：「此中何所有？」和徐應曰：「此中最是難測地。」顗入，謂導曰：「卿州吏中有一令僕才。」導亦以為然。和嘗詣導，導小極，對之疲睡。和欲叩會之，因謂同坐曰：「昔每聞族叔元公道葉贊中宗，保全江表。體小不安，令人喘息。」導覺之，謂和曰：「卿珪璋特達，機警有鋒，不徒東南之美，實為海內之俊。」由是遂知名。既而導遣八部從事之部，和為下傳還，同時俱見，諸從事各言二千石官長得失，和獨無言。導問和：「卿何所聞？」答曰：「明公作輔，寧使網漏吞舟，何緣采聽風聞，以察察為政。」導咨嗟稱善。

累遷司徒左曹掾。時東海王沖為長水校尉，妙選僚屬，以沛國劉耽為司馬，和為主簿。永昌初，除司徒掾。太甯初，王敦請為主簿，遷太子舍人、車騎參軍、護軍長史。王導為揚州，請為別駕，所歷皆著稱。遷散騎侍郎、尚書吏部。司空郗鑒請為長史，領

晉陵太守。咸康初，拜御史中丞，劾奏尚書左丞戴抗髒汙百萬，付法議罪，並免尚書傅玩、郎劉傭官，百僚憚之。遷侍中。初，中興東遷，舊章多闕，而冕旒飾以翡翠珊瑚及雜珠等。和奏：「舊冕十有二旒，皆用玉珠，今用雜珠等，非禮。若不能用玉，可用白旋珠。」成帝於是始下太常改之。先是，帝以保母周氏有阿保之勞，欲假其名號，內外皆奉詔。和獨上疏以為「周保佑聖躬，不遺其勳，第舍供給擬于戚屬，恩澤所加已為過隆。若假名號，記籍未見明比，惟漢靈帝以乳母趙嬈為平氏君，此末代之私恩，非先代之令典。且君舉必書，將軌物垂則。書而不法，後嗣何觀！」帝從之。轉吏部尚書，頻徙領軍將軍、太常卿、國子祭酒。

康帝即位，將祀南北郊，和議以為車駕宜親行。帝從之，皆躬親行禮。遷尚書僕射，以母老固辭，詔書敕喻，物聽暮出朝還，其見優遇如此。尋朝議以端右之副不宜處外，更拜銀青光祿大夫，領國子祭酒。頃之，母憂去職，居喪以孝聞。既練，衛將軍褚裒上疏薦和，起為尚書令，遣散騎郎喻旨。和每見逼促，輒號咷慟絕，謂所親曰：「古人或有釋其憂服以祗王命，蓋以才足干時，故不得不體國徇義。吾在常日猶不如人，況今中心荒亂，將何以補於萬分，只足以示輕忘孝道，貽素冠之義耳。」帝又下詔曰：「百揆務殷，端右總要，而曠職經久，甚以悒然。昔先朝政道休明，中夏隆盛，山賈諸公皆釋服從時，不獲遂其情禮。況今日艱難百王之弊，尚書令禮已過祥練，豈得聽不赴急疾而遂罔極之情乎！」和表疏十餘上，遂不起，服闋，然後視職。

時南中郎將謝尚領宣城內史，收涇令陳幹殺之，有司以尚違法糾黜，詔原之。和重奏曰：「尚先劾奸髒罪，入甲戌赦，聽自首減死。而尚近表雲幹包藏奸猾，輒收行刑。幹事狀自郡，非犯軍戎，不由都督。案尚蒙親賢之舉，荷文武之任，不能為國惜體，平心聽斷，內挾小憾，肆其威虐，遠近怪愕，莫不解體。尚忝外屬，宥之有典，至於下吏，宜正刑辟。」尚，皇太后舅，故寢其奏。時汝南王統、江夏公衛崇並為庶母制服三年，和乃奏曰：「禮所以軌物成教，故有國家者莫不崇正明本，以一其統，斯人倫之紀，不二之道也。為人後者，降其所出，奪天屬之性，顯至公之義，降殺節文，著于周典。案汝南王統為庶母居廬服重，江夏公衛崇本由疏屬，開國之緒，近喪所生，復行重制，違冒禮度，肆其私情。閭閻許其過厚，談者莫以為非，則政道陵遲由乎禮廢，憲章頹替始于容違。若弗糾正，無以齊物。皆可下太常奪服。若不祗王命，應加貶黜。」詔從之。和居任多所獻納，雖權臣不苟阿撓。

永和七年，以疾篤辭位，拜左光祿大夫、儀同三司，加散騎常侍，尚書令如故。其年卒，年六十四。追贈侍中、司空，諡曰穆。

子淳，歷尚書吏部郎、給事黃門侍郎、左衛將軍。

袁瑰

袁瑰，字山甫，陳郡陽夏人，魏郎中令渙之曾孫也。祖、父並早卒。瑰與弟猷欲奉母避亂，求為江淮間縣，拜呂令，轉江都，因南渡。元帝以為丹陽令。中興建，拜奉朝請，遷治書御史。時東海王越屍既為石勒所焚，妃裴氏求招魂葬越，朝廷疑之。瑰與博士傅純議，以為招魂葬是謂埋神，不可從也。帝然之，雖許裴氏招魂葬越，遂下詔禁之。尋除廬江太守。大將軍王敦引為諮議參軍。俄為臨川太守。敦平，為鎮南將軍卡敦軍司。尋自解還都，游於會稽。蘇峻之難，與王舒共起義軍，以功封長合鄉侯，征補散騎常侍，徙大司農尋除國子祭酒。頃之，加散騎常侍。

于時喪亂之後，禮教陵遲，瑰上疏曰：

臣聞先王之教也，崇典訓以弘遠代，明禮樂以流後生，所以導萬物之性，暢為善之道也。宗周既興，文史載煥，端委垂于南蠻，頌聲溢于四海，故延州聘魯，聞《雅》而歎；韓起適魯，觀《易》而美。何者？立人之道，於斯為首。孔子恂恂以教洙泗，孟軻系之，誨誘無倦，是以仁義之聲於今猶存，禮讓之節時或有之。

疇昔皇運陵替，喪亂屢臻，儒林之教漸頹，庠序之禮有闕，國學索然，墳籍莫啟，有心之徒抱志無由。昔魏武帝身親介胄，務在武功，猶尚廢鞍覽卷，投戈吟詠，況今陛下以聖明臨朝，百官以虔恭蒞事，朝野無虞，江外謐靜，如之何泱泱之風漠然無聞，洋洋之美墜於聖世乎！古人有言：「《詩》《書》義之府，禮樂德之則。」實宜留心經籍，闡明學義，使諷誦之音盈於京室，味道之賢是則是詠，豈不盛哉！若得給其宅地，備其學徒，博士僚屬粗有其官，則臣之願也。

疏奏，成帝從之。國學之興，自瑰始也。以年在懸車，上疏告老，尋卒，追贈光祿大夫，謚曰恭。子喬嗣。

子喬

喬字彥叔。初拜佐著作郎。輔國將軍桓溫請為司馬，除司徒左西屬，不就，拜尚書

郎。桓溫鎮京口，復引為司馬，領廣陵相。初，喬與褚裒友善，及康獻皇后臨朝，喬與裒書曰：「皇太后踐登正阼，臨御皇朝，將軍之于國，外姓之太上皇也。至於皇子近屬，咸有揖讓之禮，而況策名人臣，而交媟人父，天性攸尊，亦宜體國而重矣。故友之好，請於此辭。染絲之變，墨翟致懷，岐路之感，楊硃興歎，況于將軍游處少長，雖世譽先後而臭味同歸也。平昔之交，與禮數而降，箕踞之歎，隨時事而替，雖欲虛詠濠肆，脫落儀制，其能得乎！來物無停，變化遷代，豈惟寸晷，事亦有之。夫禦器者神，制衆以約，願將軍貽情無事，以理勝為任，親杖賢達，以納善為大。執筆惆悵，不能自盡。」論者以為得禮。

遷安西諮議參軍、長沙相，不拜。尋督沔中諸戍江夏隨義陽三郡軍事、建武將軍、江夏相。時桓溫謀伐蜀，衆以為不可，喬勸溫曰：「夫經略大事，故非常情所具，智者了于胸心，然後舉無遺算耳。今天下之難，二寇而已。蜀雖險固，方胡為弱，將欲除之，先從易者。今溯流萬里，經歷天險，彼或有備，不必可克。然蜀人自以鬥絕一方，恃其完固，不修攻戰之具，若以精卒一萬，輕軍速進，比彼聞之，我已入其險要，李勢君臣不過自力一戰，擒之必矣。論者恐大軍既西，胡必窺覦，此又似是而非。何者？胡聞萬里片征伐，以為內有重備，必不敢動。縱復越逸江渚，諸軍足以守境，此無憂矣。蜀土富實，號稱天府，昔諸葛武侯欲以抗衡中國。今誠不能為害，然勢據上流，易為寇盜。若襲而取之者，有其人衆，此國之大利也。」溫從之，使喬以江夏相領二千人為軍鋒。師次彭模，去賊已近，議者欲兩道並進，以分賊勢。喬曰：「今深入萬里，置之死地，士無反顧之心，所謂人自為戰者也。今分為兩軍，軍力不一，萬一偏敗，則大事去矣。不如全軍而進，棄去釜甑，齎三日糧，勝可必矣。」溫以為然，即一時俱進。去成都十里，與賊大戰，前鋒失利，喬軍亦退，矢及馬首，左右失色。喬因麾而進，聲氣愈厲，遂大破之，長驅至成都。李勢既降，勢將鄧定、隗文以其屬反，衆各萬餘。溫自擊定，喬擊文，破之。進號龍驤將軍，封湘西伯。尋卒，年三十六，溫甚悼惜之。追贈益州刺史，諡曰簡。

喬博學有文才，注《論語》及《詩》，並諸文筆皆行於世。

子方平嗣，亦以軌素自立，辟大司馬掾，歷義興、琅邪太守。卒，子山松嗣。

喬孫山松

山松少有才名，博學有文章，著《後漢書》百篇。衿情秀遠，善音樂。舊歌有《行

路難》曲，辭頗疏質，山松好之，乃文其辭句，婉其節制，每因酣醉縱歌之。聽者莫不流涕。初羊曇善唱樂，桓伊能輓歌，及山松《行路難》繼之，時人謂之「三絕」。時張湛好於齋前種松柏，而山松每出遊，好令左右作輓歌，人謂「湛屋下陳屍，山松道上行殯。」

山松歷顯位，為吳郡太守。孫恩作亂，山松守滬瀆，城陷被害。

瑰弟猷

猷字申甫，少與瑰齊名。代瑰為呂令，復相繼為江都，由是俱渡江。瑰為丹陽，猷為武康，兄弟列宰名邑，論者美之。歷位侍中、衛尉卿。猷孫宏，見《文苑傳》。

從祖準

準字孝尼，以儒學知名，注《喪服經》。官至給事中。準子沖，字景玄，光祿勳。沖子耽。

準孫耽

耽字彥道，少有才氣，倜儻不羈，為士類所稱。桓溫少時游於博徒，資產俱盡，尚有負進，思自振之方，莫知所出，欲求濟於耽，而耽在艱，試以告焉。耽略無難色，遂變服懷布帽，隨溫與債主戲。耽素有藝名，債者聞之而不相識，謂之曰：「卿當不辦作袁彥道也。」遂就局十萬一擲，直上百萬。耽投馬絕叫，探布帽擲地，曰：「竟識袁彥道不？」其通脫若此。蘇峻之役，王導引為參軍，隨導在石頭。初，路永、匡術、寧等皆峻心腹，聞祖約奔敗，懼事不立，迭說峻誅大臣。峻既不納，永等慮必敗，陰結於導。導使耽潛說路永，使歸順。峻平，封秭歸男，拜建威將軍、曆陽太守。咸康初，石季龍游騎十餘匹至曆陽，耽上列不言騎少。時胡寇強盛，朝野危懼，王導以宰輔之重請自討之。既而賊騎不多，又已退散，導止不行。朝廷以耽失於輕妄，黜之。尋復為導從事中郎，方加大任，會卒，時年二十五。子質。

耽子質

質字道和。自渙至質五世，並以道素繼業，惟其父耽以雄豪著。及質又以孝行稱。

官歷琅邪內史、東陽太守。質子湛。

質子湛

湛字士深。少有操植，以沖粹自立，而無文華，故不為流俗所重。時謝混為僕射，范泰贈湛及混詩云：「亦有後出雋，離群頗騫翥。」湛恨而不答。自中書令為僕射、左光祿大夫、晉甯男，卒於官。湛弟豹。

湛弟豹

豹字士蔚，博學善文辭，有經國材，為劉裕所知。後為太尉長史、丹陽尹，卒。

江逌

江逌，字道載，陳留圉人也。曾祖蔆，譙郡太守。祖允，蕪湖令。父濟，安東參軍。逌少孤，與從弟灌共居，甚相友悌，由是獲當時之譽。避蘇峻之亂，屏居臨海，絕棄人事，翦茅結宇，耽玩載籍，有終焉之志。本州辟從事，除佐著作郎，並不就。征北將軍蔡謨命為參軍，何充復引為驃騎功曹。以家貧，求試守，為太末令。縣界深山中，有亡命數百家，恃險為阻，前後守宰莫能平。逌到官，召其魁帥，厚加撫接，諭以禍福，旬月之間，繈負而至，朝廷嘉之。州檄為治中，轉別駕，遷吳令。

中軍將軍殷浩將謀北伐，請為諮議參軍。浩甚重之，遷長史。浩方修復洛陽，經營荒梗，逌為上佐，甚有匡弼之益，軍中書檄皆以委逌。時羌及丁零叛，浩軍震懼。姚襄去浩十里結營以逼浩，浩令逌擊之。逌進兵至襄營，謂將校曰：「今兵非不精，而衆少於羌，且其塹柵甚固，難與校力，吾當以計破之。」乃取數百雞以長繩連之，繫火於足。群雞駭散，飛集襄營。襄營火發，其亂，隨而擊之，襄遂小敗。及桓溫奏廢浩佐吏，遂免。頃之，除中書郎。升平中，遷吏部郎，長兼侍中。

穆帝將修後池，起閣道，逌上疏曰：

臣聞王者處萬乘之極，享富有之大，必顯明制度以表崇高，盛其文物以殊貴賤。建靈台，浚辟雍，立宮館，設苑囿，所以弘於皇之尊，彰臨下之義。前聖創其禮，後代遵其矩，當代之君咸營斯事。周宣興百堵之作，《鴻雁》歌安宅之歡；魯僖修泮水之營，

采芹有思樂之頌。蓋上之有為非予欲是盈，下之奉上不以劬勞為勤，此自古之令典，軌儀之大式也。

夫理無常然，三正相詭，司牧之體，與世而移。致飾則素，故《賁》返於《剝》；有大必盈，則受之以《謙》。損上益下，順兆庶之悅；享以二簋，用至約之義。是以唐虞流化于茅茨，夏禹垂美於卑室。過儉之陋，非中庸之制，然三聖行之以致至道。漢高祖當營建之始，怒宮庫之壯；孝文處既富之世，愛十家之產，亦以播惠當時，著稱來葉。

今者二虜未殄，神州荒蕪，舉江左之衆，經略艱難，漕揚越之粟，北饋河洛，兵不獲戢，運戍悠遠，倉庫內罄，百姓力竭。加春夏以來，水旱為害，遠近之收普減常年，財傷人困，大役未已，軍國之用無所取給。方之往代，豐弊相懸，損之又損，實在今日。伏惟陛下聖質天縱，凝曠清虛，闡日新之盛，茂欽明之量，無欲體于自然，沖素刑乎萬國。《韶》既盡美，則必盡善。宜養以玄虛，守以無為，登覽不以臺觀。游豫不以苑沼，偃息畢于仁義，馳騁極於六藝，觀巍巍之隆，鑒二代之文，仰味羲農，俯尋周孔。其為逍遙，足以尊道德之輔，親搢紳之秀。疇咨以時，顧問不倦，獻替諷諫，日月而聞，則庶績惟凝，六合咸熙，中興之盛邁于殷宗，休嘉之慶流乎無窮。昔漢起德陽，鐘離抗言；魏營宮殿，陳群正辭。臣雖才非若人，然職忝近侍，言不足采，而義在以聞。

帝嘉其言而止。復領本州大中正。升平末，遷太常，逌累讓，不許。

穆帝崩，山陵將用寶器，諫曰：「以宣皇顧命終制，山陵不設明器，以貽後則。景帝奉遵遺制。逮文明皇后崩，武皇帝亦亦承前制，無所施設，惟脯ㄚ之奠，瓦器而已。昔康皇帝玄宮始用寶劍金舄，此蓋太妃罔已之情，實違先旨累世之法。今外欲以為故事，臣請述先旨，停此二物。」書奏，從之。

哀帝以天文失度，欲依《尚書》洪祀之制，於太極前殿親執虔肅，冀以免咎，使太常集博士草其制。逌上疏諫曰：

臣尋《史》《漢》舊事，《藝文志》劉向《五行傳》，洪祀出於其中。然自前代以來，莫有用者。又其文惟說為祀，而不載儀注。此蓋久遠不行之事，非常人所參校。案《漢儀》，天子所親之祠，惟宗廟而已。祭天于雲陽，祭地于汾陰，在於別宮遙拜，不詣壇所。其餘群祀之所，必在幽靜，是以圓丘方澤列於郊野。今若於承明之庭，正殿之前，設群神之坐，行躬親之禮，准之舊典，有乖常式。

臣聞妖眚之發，所以鑒悟時主，故夤畏上通，則宋災退度；德禮增修，則殷道以隆。此往代之成驗，不易之定理。頃者星辰頗有變異，陛下祗戒之誠達於天人，在予之懼，忘寢與食，仰虔玄象，俯疑庶政，嘉祥之應，實在今日。而猶乾乾夕惕，思廣茲道，誠實聖懷殷勤之至。然洪祀有書無儀，不行於世，詢訪時學，莫識其禮。且其文曰：「洪祀，大祀也。陽曰神，陰曰靈。舉國相率而行祀，順四時之序，無令過差。」今案文而言，皆漫而無適，不可得詳。若不詳而修，其失不小。

帝不納，逌又上疏曰：

臣謹更思尋，參之時事。今強戎據于關雍，桀狄縱於河朔，封豕四逸，虔劉神州，長旌不卷，鉦鼓日戒，兵疲人困，歲無休已。人事弊於下，則七曜錯於上，災沴之作，固其宜然。又頃者以來，無乃大異。彼月之蝕，義見詩人，星辰莫同，載於《五行》，故《洪範》不以為沴。

陛下今以晷度之失同之六沴，引其輕變方之重眚，求己篤于禹湯，憂勤逾乎日昃，將修大祀，以禮神祇。傳曰：「外順天地時氣而祭其鬼神。」然則神必有號，祀必有義。案洪祀之文，惟神靈大略而無所祭之名，稱舉國行祀而無貴賤之阻，有赤黍之盛而無牲醴之奠，儀法所用，闕略非一。若率文而行，則舉義皆闕；有所施補，則不統其源。漢侍中盧植，時之達學，愛法不究，則不敢厝心。誠以五行深遠，神道幽昧，探賾之求難以常思，錯綜之理不可一數。臣非至精，孰能與此！

帝猶敕撰定，逌又陳古義，帝乃止。逌在職多所匡諫。著《阮籍序贊》、《逸士箴》及詩賦奏議數十篇行於世。病卒，時年五十八。子蔚，吳興太守。

從弟灌

灌字道群。父晉，尚書郎。灌少知名，才識亞於逌。州辟主簿，舉秀才，為治中，轉別駕，歷司徒屬、北中郎中長史，領晉陵太守。簡文帝引為撫軍從事中郎，後遷吏部郎。時謝奕為尚書，銓敘不允，灌每執正不從，奕托以他事免之，受黜無怨色。頃之，簡文帝又以為撫軍司馬，甚相賓禮。遷御史中丞，轉吳興太守。灌性方正，視權貴蔑如也，為大司馬桓溫所惡。溫欲中傷之，徵拜侍中，以在郡時公事有失，追免之。後為秘書監，尋復解職。時溫方執權，朝廷希旨，故灌積年不調。溫末年，以為諮議參軍。會

溫薨，遷尚書、中護軍，復出為吳郡太守，加秩中二千石，未拜，卒。子績。

灌子績

績字仲元，有志氣，除秘書郎。以父與謝氏不穆，故謝安之世辟召無所從，論者多之。安薨，始為會稽王道子驃騎主簿，多所規諫。歷諮議參軍，出為南郡相。會荊州刺史殷仲堪舉兵以應王恭，仲堪要績與南蠻校尉殷顗同行，並不從。仲堪等屢以為言，績終不為之屈。顗慮績及禍，乃于仲堪坐和解之。績曰：「大丈夫何至以死相脅！江仲元行年六十，但未知獲死所耳。」一坐為之懼。仲堪憚其堅正，以楊佺期代之。朝廷聞而征績為御史中丞，奏劾無所屈撓。會稽世子元顯專政，夜開六門，績密啟會稽王道子，欲以奏聞，道子不許。車胤亦曰：「元顯驕縱，宜禁制之。」道子默然。元顯聞而謂衆曰：「江績、車胤間我父子。」遣人密讓之。俄而績卒，朝野悼之。

車胤

車胤，字武子，南平人也。曾祖浚，吳會稽太守。父育，郡主簿。太守王胡之名知人，見胤于童幼之中，謂胤父曰：「此兒當大興卿門，可使專學。」胤恭勤不倦，博學多通。家貧不常得油，夏月則練囊盛數十螢火以照書，以夜繼日焉。及長，風姿美劭，機悟敏速，甚有鄉曲之譽。桓溫在荊州，辟為從事，以辯識義理深重之。引為主簿，稍遷別駕、征西長史，遂顯於朝廷。時惟胤與吳隱之以寒素博學知名於世。又善於賞會，當時每有盛坐而胤不在，皆云：「無車公不樂。」謝安遊集之日，輒開筵待之。

甯康初，以胤為中書侍郎、關內侯。孝武帝嘗講《孝經》，僕射謝安侍坐，尚書陸納侍講，侍中卞眕執讀，黃門侍郎謝石、吏部郎袁宏執經，胤與丹陽尹王混擿句，時論榮之。累遷侍中。太元中，增置太學生百人，以胤領國子博士。其後年，議郊廟明堂之事，胤以「明堂之制既甚難詳，且樂主於和，禮主於敬，故質文不同，音器亦殊。既茅茨廣廈不一其度，何必守其形範而不弘本順時乎！九服咸寧，四野無塵，然後明堂辟雍可光而修之。」時從其議。又遷驃騎長史、太常，進爵臨湘侯，以疾去職。俄為護軍將軍。時王國寶諂于會稽王道子，諷八坐啟以道子為丞相，加殊禮。胤曰：「此乃成王所以尊周公也。今主上當陽，非成王之地，相王在位，豈得為周公乎！望實二三，並不宜爾，必大忤上意。」乃稱疾不署其事。疏奏，帝大怒，而甚嘉胤。

隆安初，為吳興太守，秩中二千石，辭疾不拜。加輔國將軍、丹陽尹。頃之，遷吏

部尚書。元顯有過，胤與江績密言于道子，將奏之，事泄，元顯逼令自裁。俄而胤卒，朝廷傷之。

殷顗

殷顗，字伯通，陳郡人也。祖融，太常卿。父康，吳興太守。顗性通率，有才氣，少與從弟仲堪俱知名。太元中，以中書郎擢為南蠻校尉。蒞職清明，政績肅舉。及仲堪得王恭書，將興兵內伐，告顗，欲同舉。顗不平之，曰：「夫人臣之義，慎保所守。朝廷是非，宰輔之務，豈籓屏之所圖也。晉陽之事，宜所不豫。」仲堪要之轉切，顗怒曰：「吾進不敢同，退不敢異。」仲堪以為恨。猶密諫仲堪，辭甚切至。仲堪既貴，素情亦殊，而志望無厭，謂顗言為非。顗見江績亦以正直為仲堪所斥，知仲堪當逐異己，樹置所親，因出行散，托疾不還。仲堪聞其病，出省之，謂顗曰：「兄病殊為可憂。」顗曰：「我病不過身死，但汝病在滅門，幸熟為慮，勿以我為念也。」仲堪不從，卒與楊佺期、桓玄同下。顗遂以憂卒。隆安中，詔曰：「故南蠻校尉殷顗忠績未融，奄焉隕喪，可贈冠軍將軍。」弟仲文、叔獻別有傳。

王雅

王雅，字茂達，東海郯人，魏衛將軍肅之曾孫也。祖隆，後將軍。父景，大鴻臚。雅少知名，州檄主簿，舉秀才，除郎中，出補永興令，以幹理著稱。累遷尚書左右丞，歷廷尉、侍中、左衛將軍、丹陽尹，領太子左衛率。雅性好接下，敬慎奉公，孝武帝深加禮遇，雖在外職，侍見甚數，朝廷大事多參謀議。帝每置酒宴集，雅未至，不先舉觴，其見重如此。然任遇有過其才，時人被以佞幸之目。帝起清暑殿于後宮，開北上閣，出華林園，與美人張氏同遊止，惟雅與焉。

會稽王道子領太子太傅，以雅為太子少傅。時王珣兒婚，賓客車騎甚衆，會聞雅拜少傅，回詣雅者過半。時風俗頹弊，無復廉恥。然少傅之任，朝望屬珣，珣亦頗以自幸。及中詔用雅，衆遂赴雅焉。將拜，遇雨，請以傘入。王珣不許之，因冒雨而拜。雅既貴幸，威權甚震，門下車騎常數百，而善應接，傾心禮之。

帝以道子無社稷器幹，慮晏駕之後皇室傾危，乃選時望以為籓屏，將擢王恭、殷仲堪等，先以訪雅。雅以恭等無當世之才，不可大任，從從容曰：「王恭風神簡貴，志氣方嚴，既居外戚之重，當親賢之寄，然其稟性峻隘，無所苞容，執自是之操，無守節之

志。仲堪雖謹於細行，以文義著稱，亦無弘量，且幹略不長。若委以連率之重，據形勝之地，今四海無事，足能守職，若道不常隆，必為亂階矣。」帝以恭等為當時秀望，謂雅疾其勝己，故不從。二人皆被升用，其後竟敗，有識之士稱其知人。

遷領軍、尚書、散騎常侍，方大崇進之，將參副相之重，而帝崩，倉卒不獲顧命。雅素被優遇，一旦失權，又以朝廷方亂，內外攜離，但慎默而已，無所辯正。雖在孝武世，亦不能犯顏廷爭，凡所謀謨，唯唯而已。尋遷左僕射。隆安四年卒，時年六十七。追贈光祿大夫、儀同三司。

長子准之，散騎侍郎。次協之，黃門。次少卿，侍中。並有士操，立名於世云。

史評

史臣曰：爰在中興，玄風滋扇，溺王綱於拱默，撓國步於清虛，骨鯁蹇諤之風蓋亦微矣。而君孝固情禮而違顯命，山甫獻誠讜而振頹風，彥叔之兵謀，道載之正諫，洋洋盈耳，有足可稱。灌不屈節於權臣，績敢危言於賊將，道子殊物之禮，車胤沮之無懼心，仲堪反常之舉，殷顗折之以正色，求諸古烈，何以加焉！山松悅哀挽於軒冕之辰，彥道歡博徒於衰絰之日，天心已喪，其能濟乎！旋及於促齡，俄致於非命，宜哉！

贊曰：顧生軌物，屢申誠讜。袁子崇儒，拯斯頹喪。逌績剛蹇，車殷忠壯。睠言遺直，莫之能尚。

此唐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屬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